



世相百态·小说

埋在心底的爱

文 / 冯开俊 (河南)

她是校花，长的美不胜收。所到之处，蜂蝶飞舞恋绕！

她是高中二年级三班的学生，叫冷艳梅。我是随父母迁来这座城市并转学到冷艳梅这个班级上的新生。

我与她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午餐打饭时，不小心擦身将她的饭盒挤掉在地上，当我替她捡起并道歉时，冷艳梅对我投之一笑和那转身深情回眸碰撞的那一刻。

从那开始，爱，就像个不散的幽灵般死死缠着我。

我变得神情恍惚，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满脑子里都是她。

有天周末，我放学回到家，妈妈说，班主任向她拉响了“警报”，说我的成绩年级最差且很“危险”。

妈妈对我因无知而拉下成绩的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和愤怒，而是平心静气地对我说：儿子，我不反对你暗恋她，但有一点你必须告诉你，人家成绩很优秀，你同人家相比差距太远，从相貌上而言，你可匹配，但从知识层面对比，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了，想要追她，你首先要比她刻苦数倍，方方面面的实力超过她，甚至在成为国家的精英人才时，母亲自帮你牵线追到她！

妈的话太现实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一高一低的追求，本就是两个反向的目的地，它们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从此，我便将对她的爱打成包装起来，悄悄地压在心底…

数年后，我先后留学德国、英国成了博士后，从事心脑血管病例研究，并在世界权威《自然》杂志上刊登了可行性相关学术论文，解决了一项世界疑难病种。

就在那个僻静而孤独的夜晚，手机闪过一个头像：亲，加我！昵称：芳香醉人。

我疑忽又犹豫着端详这“芳香醉人”的信号，欲点“添加”，

却又不敢莽撞！现实，让我联想到骗子、卖身女等等抛出的诱饵，无非是想榨干你身上的所有。

黑夜里，可怕的寂寞，却又让我狠心把她添加了！我要看看这“芳香醉人”究竟是何方人圣！

“久仰！久仰！我的帅哥！我是冷艳梅。”冷艳梅？是我曾经的冲动和幼稚追求的她吗？…

通过对聊，才知道真的是压在我心底的她，现在还是单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从事宇宙外星球人类探索及宇宙飞船的研究与设计。

其实，在我刚转学到她班上的那个时段，冷艳梅也曾被我的帅气而颠覆，不过她因我的成绩太差，而特别的鄙视并疏远我。在她眼里，我就是个长着光鲜驱壳而无思想的人生混混，就如那漆黑的墨，一旦被染及，双双都会变黑。

当我们步入社会时，冷艳梅从互联网上发现了她，而我却忘记了。

那份珍藏在心中久远而被冷却的爱，在微信+好友的瞬间便渐暖渐醒起来。

苏醒后的爱，就如一只俏皮而长实了丰满羽毛的鸟，在如鱼得水的环境里，展翅飞翔。

华夏星空·诗会

故乡的小河 (外一首)

文 / 梁尔源 (湖南)

真想用昔日清澈的涟水
冲洗出那遗忘的倒影
用n倍的像素
翻拍岁月中收藏的追逐
用微信转发给走失的炊烟

紧紧拽着一根浑浊的腰带
进入尚未冷却的腹腔
那群山环绕的臂膀
仍像托举我的胎盘

一直称呼两岸为故乡
将这两个字立起来
就像夹着红薯的那双竹筷
一根是苦命的母亲
另一根是烧香拜佛的老祖母

曾用一首童谣晃着木船
蓝天映衬，水草深情
在一缕香火中起程
风帆悄悄地拉上两岸的夜幕

如今乘着垂暮的老舟
从古桥夕照中穿越
石拱象坚硬的肋骨
撑着古镇臃肿的躯体
万家灯火已在波粼中走失

找来那只叶啮的小木桶
再光顾古井那凹陷的眼神
是否能舀上那年掉下的月亮
翻看儿时忐忑的表情

踏着青石垒砌的码头
收集木鱼声中残留的月色
母亲一生都在浣洗八字
那远去的捣衣声
不再是命运的鼓点

岸边老宅的那些门洞
都睁着陌生的眼睛
旧木门上仍有退色的财神
天地君亲师跪在神龛上
老祖母的眼神里
仍惦记着活着的人

杨柳湖客栈的旧时光

这里，能收集到历史的小憩
隐约听到时光的鼾声
算盘的噼啪
伴奏着马褂的喧嚣
石狮子的瞳孔
虽目中无人
仍藏着旧日的那项轿影
那对锈蚀的虎头门扣
象干瘪的双乳
再也不能吸引豪客的眼神
店小二忙于躬侍的
那些米商的乌缸
烟袅的长衫
也早已在猜拳声中消遁
栓马的柳树桩
已发出新枝
那忏悔的绳结
曾拴住将军的骏马
却没系住
燕子划过的那道春光

神州漫笔·散文

香椿香

文 / 靳玲 (江苏)

浓郁的香味漫卷院落，目光抚摸一遍拐枣、桃树、垂柳……老槐边的香椿对着我笑。那棵香椿是母亲栽下的。

那年我师范院校最后一年，春节过完，我随母亲看望村里的几位长辈。这几位长辈在艰难年月有恩于我家，每年母亲都带我前去看望，送些礼品。母亲挂在嘴边的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准备启程回校。母亲在院里栽下一棵香椿。香椿不高，风刮，小枝来回摆，楚楚动人的样子。我帮着母亲浇水施肥，不起眼的小香椿就这么默默地长着。

又是一年草冒尖，花瓣绽，燕飞来。我已是一位教师了，忙于夯实自己的工作，二三年没回来。今年父母在心里横着，站着坐着，都是父母的身影。春节前夕匆匆踏上回家的车。

推开院门，拐枣、桃树、垂柳、老槐……喜盈盈地排列着，枯黄正在褪去，青泛起，生机冒着寒冷冲出禁锢，散发着力量的光芒。小香椿长高了，壮实的躯体，挺胸挨着老槐。母亲满脸笑容，慈祥散发着光芒。我走到小香椿前，惊喜极了，都长大了。母亲慢悠悠地说，可不，再过些日子，可以长香椿芽，香椿芽可香了。父亲笑呵呵地走过来，你妈可嚼瑟了，摘了香椿芽，一小把一小把捆好，

先送给几位长者，不管人家要不要，放下就走。母亲满脸得意，人家都说我种的香椿芽香。父亲也母亲一眼，人家夸你一句，你就上脸。母亲也瞥了父亲一眼，不跟你说了。闺女，快进屋，外面太冷。母亲牵着我的手，往屋里走，父亲提着我的包，跟在后面。

母亲格外忙，里里外外准备年货。父亲打下手，母亲一声号令，父亲或去买糖，或去集市上看有没上好的牛肉……我插不上手，母亲也不允许我插手。母亲说有父亲帮忙就够了，闺女忙一年了，回来就是个轻松一刻。父亲说闺女回来你也嚼瑟。母亲呵呵笑着，父亲呵呵笑着，我也呵呵笑着。

年过后，院里隐隐约约飘起香味，寻香而去，长粗壮了的香椿挺立，泛青的枝桠托着鼓苞，一个个小鼓苞神气十足，似乎在聚集力量。

我一直觉得母亲身上有股香味。谁家没米舀一瓢送去，谁家缝被子的针断了，拿二根送去，谁家办喜事，扔下手里的活，也要去帮忙缝喜被，剪喜字……我曾老嚼咕母亲多事。母亲却笑眯眯地说，你这闺女，乡里乡亲的，就是一个帮衬。总觉得母亲身上散发着香味，我一时说不上那是啥香味。此刻猛然意识到，母亲身上散发的不就是香椿的香味吗？



新邵资江码头 摄影 | 江光雄

秋韵

文 / 卫宏图 (河南)

爬上额头的一片白，漂浮在蓝蓝的底色天空。秋落在眉梢，化开一季清凉与欢喜。漫山遍野的绿，瘦了起来，衣襟飘荡着明媚，黄的烂漫，红的醉人。爽风为引，白露着墨，写下天光云影，铺展明净纯美。

柔柔，糯糯，呼吸清清，桂香簇簇芬芳漫溢，拢在鼻尖，浸入心头。桂花树下，仰望高空，看洁白的云朵柔和飘逸，倾听秋风吹拂着耳畔，若轻言絮语袅袅无数。秋心淡淡，秋情款款。由内而外的美流动着生命的起伏，却又不乱于心，清静恬愉。以从容的姿态对秋，悠悠缓缓的宁静和淡定，穿越岁月的优雅，在风尘里澄澈，沉淀。

清凉慢慢弥漫，秋光跃过门窗，倾泻一室温暖，和煦轻柔。翩翩画面在时空里旋转，恣意缠绵，心灵浅唱的文字于多情的素笺上一一呈现。于我，喜欢寻香而至，绕过道道弯弯，走进

阡陌田垄，举目田野，吟诗作画。把秋的色彩调和，用一支笔描摹生命的画卷，润染一幅山水田园给自己。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山坡上那片片枫叶默默呼吸着、燃烧着、执着着，生命的自由释放一派祥和，“温和醉斑斓，采采风波香。”予人欢喜。事物的必然消退，却是在等待新生命的诞生。透过枝叶闪烁着斑斓，阳光的快乐无处不在。那丛丛明灿的野菊遍布苍岭和野堤，傲霜独立，迎风微笑，光彩夺目，为生命哦，增添了一抹瑰丽；一块儿挨着一块儿的麦田精神抖擞，在微风中绿波浮动，生长着；钻天的白杨俨然立于路旁，挺拔雄伟，不寂寞，不冷清，一生的姿态，只为安详的守候。

坐在时光长廊，隔着烟火凝望，秋之静美，怡心境，荡心扉，如诗如画：水

碧新静秋，平镜淡高空。珠露润田径，清芳和野明。清水田里，看悠然的白鹭翩飞，时而落下，时而孤立于小树的绝顶，十分惬意。看草尖儿上轻轻摇曳的露珠，倾听涓涓流淌的一涧溪水，宛若琴弦丝竹之和鸣，滋润心房，淘洗心灵，激滟诗心。仿佛穿越千年悠悠峡谷、篁林、柴扉、卧石、田园，淡而悠远。我喜欢独坐秋天，或晨阳初照，或山衔夕辉。那高天、淡云、远山、近树、麦禾、鸟鸣，幕天席地，一曲幽远的天籁在心底回荡。

秋天是一种廓然空阔的心绪。秋水无尘，落叶如花，慈悲简静。生命之清秋，气质如兰。一卷诗意，几多闲适。捧一手明月，揽一袖清风，执笔恢阔。晨起迎朝阳，暮落送晚霞。素履以往，淡而不俗，怀揣悠远，且歌且行。捡拾一枚秋叶，观鸿雁南飞，写一封信捎给远方……